

第十六回 長孫肖不忘生死請旨歸娶報深仇 管青眉巧變姓名暗地養姑行大孝

詞曰：

耳聞義盡，眼看逼死，慘禍一何深。不報冤仇，徒然富貴，夫豈有人心。

裝聾裝聵且裝暗，要做女曾參。芳心不露，香名不朽，留得到而今。

右調《少年游》

話說長孫肖復得了二詩，自以為娶有據，不勝之喜。且按下不題。卻說強之良，自聞了管小姐的死信，恐怕卜成仁事急，嫁禍到他，不敢住在青田遂一逕走到杭州。在杭州無聊，又隨附朋友走進京來。在京中東西遊蕩，沒個實路。今忽見進士榜，放長孫肖高高中在第二，追悔不該附和卜成仁，算計打他。忽又想道：「我雖挑撥卜成仁打他，然事屬隱微，他未必深知。莫若轉將卜成仁逼死管小姐之信，報與他知，叫全上本參劾卜成仁，要他償管小姐之命，或者可了從前之惡，而復與他來往。」

算計定了，遂找尋到長孫肖寓處來拜他。長孫肖見了名帖，正要訪問青田之信，遂慌忙出來相見。相見過，長孫肖就先說道：「小弟自遭卜成仁驅逐而來，足不容停，只道是禍，今僥倖一第，誰知反叨其惠。長兄安擁詩書，為何亦遠遠到此？」強之良道：「結交朋友，自古稱難，小弟遂往往不信。卜成仁對酒笑談，春風和氣，宛然朋友也。誰知後來在仁兄面上，做出許多惡態，小弟早已薄其為人。及仁兄行後，他洋洋得意，所為驕橫，皆王法所不赦。又只管來纏攪小弟。小弟恐終有禍，故絕之而來，欲以觀皇居之壯。今幸正值仁兄高登虎榜，分榮借光，何快如之。」長孫肖道：「卜成仁之惡習與性情，可無論矣。但管岳父封王未歸，別來許久，不知管小姐並公子俱平安無恙麼？」

強之良聽了，假做吃驚道：「原來管小姐的大變，仁兄尚不知道？」長孫肖聽了，真吃一驚道：「管小姐春卿閨閣，有何大變，莫非生病麼？」強之良見問，不覺慘然道：「若是生病，怎算得大變。」長孫肖聽強之良說話詫異，急急問道：「難道死了？」強之良道：「若是好死，也還不慘。」長孫肖見說，嚇得渾身俱抖起來道：「端的為何？乞快快說明！」強之良道：「卜成仁乘兄行後，欺他孤女幼子，倚強逞橫，竟公然入贅到他家。管小姐雖說才智過人，只好在斯文中作用，怎當得卜成仁無倫無禮一味蠻為。管小姐被逼急了，又不肯辱身，竟自刎而死。」

長孫肖聽見說管小姐自刎而死，只叫得一聲好苦啊，早一交跌倒在地，竟連人事都不知道。服侍的長班急了，慌忙扶起來，將滾湯來灌。灌了半晌，方才醒來，大哭道：「蒼天！蒼天！何不仁至此，竟將一個才美佳人，幽貞淑女斷送耶！」又自怨道：「長孫肖既無福消受，只合自先殞滅。為何不自殞滅，轉禍及小姐耶！」忽又大恨道：「卜成仁奸賊，我與你前世何仇，今世直造禍之慘如此。此仇此恨，應不共戴天矣！」一頭說，一頭痛哭。強之良勸道：「管小姐既已死了，哭也無用。只消上一疏，將卜成仁參倒，替管小姐報仇，便是仁兄之義。」長孫肖道：「報仇不待言矣。但管小姐與我不獨夫婦，又良友也。管小姐今死，我還要生在世間何用？」強之良勸了許久，見長孫肖只是哀苦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辭別而出。長孫肖自此之後，茶飯少進，精神恍惚，不是愁眉，便是淚眼。見了人不言不笑，竟像一個癡人模樣。正是：

等閒死別已傷心，何況恩情海洋深。

一面未親先逝矣，怎叫涕淚不淋淋。

長孫肖終日癡癡迷迷，哪裡還打帳去殿試。到了殿試之期，王座師再三差長班來催請，長孫肖推辭不得，方勉強就試。但草草完事，聽他殿在幾甲。不期才高過人，不十分落人之後，仍殿得一個榜眼。游過街，謝過聖恩，就來拜謝座師王相公。王相公因問道：「聞賢契連日悲哀不知悲哀何人？」長孫肖道：「此事正要稟知老恩師，求老恩師重憐，少助一臂。門生悲哀的，即前日詠玉支璣詩的管小姐。」王相公道：「這管小姐為著何事，賢契悲哀她？」長孫肖道：「此事說來，門生焉得不傷心。這管小姐，因做詩而與門生有婚姻之約，前已稟知老恩師矣。不期卜成仁要奪此婚姻，設心甚險，先謀之於其父，將管侍郎即遣去封王，次又將門生用威逼走，然後欺管小姐孤女無依，遂口稱入贅，竟用強闖入深閨，勒逼成婚。管小姐被其凌逼不過，只得自刎而死。此何等奇冤慘禍，而府縣官竟畏卜尚書父子之威，置之不問者。恩師，你道此事當哀痛乎不當哀痛乎？」

王相公聽了大驚道：「此異常大變也！在庶民之家，亦當伸冤理也。何況卿相之女，遭此慘禍，竟寂寂不言，府縣真土木矣。」長孫肖道：「管小姐慘亡如此，父又遠出，弟又幼小，竟無人鳴冤。門生既經行聘，即其夫也。欲上一疏陳此冤情，或亦不為多事。倘蒙聖恩憐准，使管小姐之深仇得報，門生便死，亦所苦心。不知老恩師以為可否？」

王相公聽了，連連答道：「此義舉也，宜速為之。聖明在上，必無不准之理。」及沉吟了半晌，忽又說道：「疏雖該上，但細細想來，莫若且慢。」長孫肖道：「此是為何？」王相公道：「我想此事乃人命重情，必須日時俱實，見證分明，方可入人之罪。賢契若就所聞，遽然上疏，事縱不誑，罪人安肯輕伏其辜，勢必游移展轉，轉弄鬆了。以本閣算來，賢契只消上疏，單請歸娶。且侍歸娶無人，那時查清致死之由，升死之日月，並其家人證見。罪人雖有萬喙百足，亦不能游移展轉矣。」長孫肖聽了，大悟道：「老恩師之教著龜也，敢不敬從。」因辭了回寓。

過不得一兩日，隨即上了一疏，內稱有母獨居於家，又稱有玉支璣之聘，未曾完娶，請旨歸省歸娶。因閣裡有人，過不得數日，就命下准了。長孫肖見聖旨批准，遂一面打點起程不題。

卻說卜成仁，自見管小姐刎死之後，料想管侍郎回朝，斷斷不肯干休，因早已著人將前事細細俱報知父親卜尚書，要他等管侍郎回朝，即設法求他，或者尚可挽回。卜尚書牢記在心，要等管侍郎回來挽回。

不期管侍郎尚未回來，而長孫肖早已中了榜眼，請旨歸娶矣。心下十分著急，因想道：「長孫肖請旨歸娶者，管小姐也。管小姐既死，卻將誰人與他歸娶？歸娶無人，自然要追究到刎死，並威逼之情。若追究了出此情，再上一本奏知朝廷，聖上又最重倫常，恐兒子成仁這一死，雖插翅亦不能逃矣。要挽回，除非此時求他。但他一個新榜眼，從無半面，卻如何說得入去。」再四尋思，並無門路。只想了兩三日，方才想起長孫肖是王相公得意門生，除非去求王相公，與他做個人情，這事方有三分機括。

遂連夜備了一副厚禮，來見王相公。一相見，便先是一跪，王相公忙扯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卜尚書道：「婿才大前，竟

命。」王相公請他坐下，復問道：「令郎為著何事，至有性命之憂！」卜尚書道：「貴門生長孫尚榜眼，請旨歸娶的這位管小姐，不知為著何事，忽然自盡。因小兒向日求親不允，有些口角，道路之口，遂牽到小兒身上。今貴門生，奉旨歸娶，明日歸娶無人，恐一時不察，誤聽人言，信虛為實，形之章奏，則小兒臨期莫辯，未免有性命之憂。故晚生特來求老太師，先賜鼎言一聲，管小姐之死，實與小兒無干，則恩同再造矣。」

王相公聽了，大笑道：「老塚宰休得取笑，何自家翁婿不言，而托本閣言之？」卜尚書聽了，大驚道：「老太師此言甚奇，誰為翁？誰為婿？」王相公道：「塚宰為翁，榜眼為婿，本閣知之久矣，豈老塚宰反不知耶？」卜尚書道：「老太師何以知之？且知此事何以為據，莫非不確？」王相公道：「怎麼不確，長孫榜眼玉支璣之聘，已送入於令愛矣。而令愛詠玉支璣答聘之詩，長孫榜眼已收藏如奇寶。前在杭州西湖，失之於蒯相公。本閣近來為之取歸此詩，本閣親眼見，親手送，確莫確於此矣。老塚宰何尚生疑？」卜尚書見王相公說得鑿鑿可據，不禁又驚又喜道：「若果如此，則小兒之生有一線矣。但不知小兒幾次書來，為何再不提起？」王相公道：「令郎不提起，有個緣故。」卜尚書道：「有甚緣故？」王相公道：「令郎結此婚者，原非本意，只不過要謀奪管小姐之婚，欲以此為香餌，要令長孫榜眼吞此吐彼也。不期長孫榜眼吞吐未分明，而令郎早已與管小姐結此生死冤家矣。若揆情度理論來，則令愛與長孫之結婚假也，令郎於管小姐之威逼真也。然為今之計，行聘有物，答聘有詩，老塚宰若執假以為真，則長孫榜眼萬萬不能前其非真而是假婚姻。倘弄假而成真，則威逼之情能真而亦假矣，老塚宰不可不認真而圖之。」

卜尚書聽了，大喜道：「老太師妙論，真有起死回生之力。不惟使小兒少寬法網，且可令小女得此佳婿，何快如之。但不知如今要認真，卻如何認起？」王相公道：「這不難。老塚宰只消說，此婚令郎久已報知，但未曾會面，今復請學生為媒，申明前約，以圖相見。」卜尚書道：「老太師之算，神算也，妙不容言。即求老太師鼎力一言之，倘邀其允，當治酒以成其禮。」王相公允了。卜尚書因再三致謝而去。正是：

慢言奸計有千般，天定婚姻只一端。

若使直來還直往，安能人事有波瀾。

王相公因受了卜尚書之托，只得請了長孫尚來，道達卜尚書之意。因說道：「若論卜成仁之奸惡，本不當與他結婚。但細玩卜小姐答聘之詩，誠一代之佳女，不可失也，雖管小姐義不能忘，然不幸遭變矣，未有終身無內助之理。若欲有內助，舍卜小姐而他求，則非義矣。不知榜眼以為何如？」長孫尚道：「老恩師台教，自是金玉。但管小姐既識門生於貧寒之時，又周旋門生於患難之際，此知己也，此恩人也，已不可忘。何況臨終一死，未必不為門生之節義。思量及此，雖剖心從之，亦難報德。奈何才聞其死，即欲改圖。乍得一官，便謀授室。無情無義，恐狗彘不食其餘。」言未及終，早已涕淚如雨。

王相公見了，亦不禁慘然歎息道：「無忝義夫也。此議言之太早，是予過也。只是還有一說，卜小姐婚議，出之卜成仁，或有不誠，然卜小姐受聘答詩，則未嘗不誠也。賢契守一，固可敬也，而女子從一，若令其無歸，亦可念也。」

長孫尚聽了，沉吟半晌，無言可答。但說道：「乞容門生且歸完娶之案，看作何了結，然後可行可止，再商其他，或亦無傷。」王相公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報仇之事，昨已有報管侍郎不日還朝，彼自應料理，賢契似可不必破面。」長孫尚道：「管小姐既已香銷玉碎，便寸斬卜成仁，亦於管小姐無補。所謂報仇者，不過表生人感憤之心耳。若論感憤報仇，即殺身碎首，亦所不惜，又何惜乎破面。但既蒙老恩師吩咐，敢不佩領。容門生到彼，再揣情罪而行，以報台教何如？」王相公道：「如此足矣。」長孫尚遂發牌而行。正是：

正人作事不容輕，酌儀裁情然後行。

不是存心如此厚，焉能千古得留名。

王相公與長孫尚將前後事情斟酌定了，然後報知卜尚書。卜尚書不勝之喜，一喜兒子借此可以少寬其罪；二喜女兒招了榜眼之婿，且又年少才高，人人誇美，遂慇懃設酒加厚送禮。又知長孫尚歸省歸娶，忙差家人回去，通知叫卜成仁，央原媒攬掇完婚。又寫信與女兒，叫他順承其事。又托府縣周全。凡有可為，無所不可。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管小姐，自以詐死嚇走了卜成仁，恐怕露了蹤跡，遂深藏在內閣，外面的侍妾，一個也不容相見，故鄰里親戚皆認以為真真死了。管小姐獨戒家人，不許傳與長孫相公的母親祖夫人知道。家人雖然瞞著，不期長孫尚一個舊學生，在城中城隍廟前走過，忽見卜公子癡癡顛顛備了三牲酒果，在那裡祈禳。因問人祈禳何事，早有人傳說是為強婚，威逼死了管侍郎的女兒管小姐。如今小姐顯靈捉他，他慌了，故此祈禳。

那學生聽見說是師母死了，吃了一驚，遂忙走到長孫先生家來報知師祖母。祖夫人正因兒子出門，久不見回來。多虧那未過門的媳婦管小姐供給薪水，甚是慇懃。凡是日用所需，一毫不缺。忽聽見學生聞報管小姐被卜公子威逼死，只驚得昏暈了過去。僕婦再三呼喚，方才救醒。因哭說道：「這老天也甚不公道。怎這等一個好賢能小姐，竟遭這樣的慘禍死了。我兒子出門音信杳無，全虧了管小姐施仁料理。今管小姐遭此大變，叫我一個窮途寡婦倚靠何人？」僕婦勸道：「家小姐雖然死了，自當托人料理，老夫人不必過慮。」祖夫人道：「縱然托人，怎能得如管小姐之真心實意，情禮兼盡。」由此想一回，哭一回，飲食漸減，懨懨成病。

家人慌了，因悄悄報知小姐。小姐暗想道：「我與長孫聘禮已行，名分已定，則長孫之母，實我之姑也。長孫若在家，猶可以未過門為辭，今長孫又因我而為奸人逼走，臨行慮及養母，我又一力應承。今長孫去久，生死未知，則養母之責，非我而誰？況今日祖夫人之病，又因聞我之死信而起，是我不能養其生，反而有以致其死，其罪又加等矣。欲要說明未死，又恐漏泄風聲，欲要遣人代事，誰能體心。」再三尋思，並無妙法，只得與幼弟管雷說明，叫他好生看家，自卻改了淡妝素服，暗暗叫家人僱一乘小轎，趕天未明，即抬到長孫家來，看視祖夫人。拜見了，就說道：「賤妾寒家姓戴，與管小姐比鄰而居。蒙管小姐相愛，雖稱結義姊妹，實不減同胞。前管小姐臨死時，一心只記掛著老夫人無人侍奉，故再三托賤妾代為侍奉。賤妾一向打聽得老夫人身體康健，故不敢輕易來驚動。昨聞老夫人因念管小姐，憂思成病，故賤妾心慌，恐負管小姐之托，故只得前來趨侍。凡藥餌所需，皆妾料理。只求老夫人寬心保養尊體。」

祖夫人聽了，又悲又喜，又感激道：「管小姐既守節如此，又盡孝如此，真淑女中之有一無二者矣。我與小兒無福之人，如何消受得起，遂累其遭變也。」說罷，又痛哭起來。戴小姐因勸道：「管小姐臨死囑托，不忘老夫人者，欲老夫人安也。若老夫人轉為管小姐過傷而不安，則是老夫人悲傷管小姐，反令管小姐不能瞑目也。今願老夫人節哀以兩全。」祖夫人聽了，方才說道：「聞戴小姐高論，點醒甚明，自此之後，再不痛哭矣。」只因這一不痛哭，有分教：觀面不識，寸心留戀。未知後來如何，且看下面分解。

